

诗词赋

香椿(外二首)

◎纪宇

早年读诗记住个李香香
少年观剧，难忘王大春
后来身体长成一棵树
梦寐中组合成院里香椿

我是香椿，不是梧桐
不盼凤凰来栖，喜鹊佳音
就渴望在最美好的季节
同你共品尝清香芬芳

只因那一年在香椿树下
两颗心突然奇妙地靠近
我认定你就是我的魔女
你愿意打成结与我同心

白天厮磨，我想长绳系日
春宵千金，你说叫停星辰
长夜漫漫和度日如年
因身处两地而失魂丢魂

如此美妙风味难终四季
让时间腌一下更为宜人
谁没有吃过香椿拌豆腐
对清白就缺少质感体认

看过一面就认定，香椿
吃过一回就折服，香椿
爱过一回就无悔，香椿
融入血液就永恒，香椿

我是香椿，你也是香椿
炒鸡蛋的清味如此迷人
绿绿的黄黄的馋涎欲滴
你吃我吃，吃到是福分

我强烈想念有你的早春
你小小叶芽，浓浓情分
不仅仅因为食是美味
香气也熏染我们的灵魂

明年再吃芽叶的温馨
院子里，已经扦插培根
更要把香椿种在诗里
一年四季都体验清纯

位置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
都有一个固定位置
何处工作，何处静卧
哪里欢笑，哪里伫立
像一个人，从容或焦急
在家中休憩或路上驰驱
路和家，在闹市或僻里
城乡在中国，中国在地球上
地球自转又公转于太阳系

这会儿我明白了
我是谁，来自哪里
我是一个乒乓球
命应，被球拍挥击
我是一只小足球
就该，受钉鞋猛踢
我是一个排球
托举，是为了扣地
是否能打进球门或界内
还要看时机和运气

或许只有站在这个位置
才能想人生，反思自己
来人间双拳紧握
其实抓不住两把空气
去世时双掌摊开
才知万事都空空如洗
你我都是历史过客
入戏，终归还要出戏
若留下一点精神印记
也许会被偶然想起……

灯烛

你我灯很小，光焰一豆
却也能把黑暗撕开个豁口
人的烛苗很弱，随时会灭
灭之前要燃尽全部灯油

如果这个志愿也说大了
那就再小点，动动笔和口
母亲穿一身盛装
青岛是她一个精彩的纽扣

你我就是缝纽扣的丝线
心再小，也是一个宇宙
向真向善向美，向着理想
大风浪袭来更彰显坚守

点起你的灯盏，火光悠悠
燃起我的蜡烛，寻秘探幽
如果我是盲者，灯为你点
不要撞我，请绕开我走……

文汇轩

俗语说，热在三伏，冷在三九。
这些年，还真没有怎么冷过。再说，冷又能冷到哪里去呢？单位上有暖气，家里有暖气，车里有暖气，还都是20摄氏度以上，想冷都冷不了。
小的时候，还真是冷。风天雪地里，背着小书包去上学，刺骨的寒风钻进脖子里，嗖的一下凉到脚后跟。

那时候的雪也大。早上醒来，远远望去，厚厚的积雪，一岭一岭的，像山。雪霁初晴，阳光照射下来，把屋顶的积雪慢慢融化，雪水顺着屋檐一滴滴的滴落，滴成一串串的冰凌，挂在屋檐上，是小村的一道风景。

爷爷是最不怕冷的人。大雪下了一夜，推开门扉，满院子的雪，亮的有些刺眼。这时，天上还飘着零星的雪花。爷爷披上蓑衣，戴上棉帽，拿上鞭子，一侧身，冲出了家门。一条黄狗，也跟着窜出来。爷爷个子矮小，身子单薄，只见他，沿着记忆中的小路，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雪地里，有些跌跌撞撞。

羊圈在村子西北角的空地上。一夜大雪，半个羊圈被埋在了雪中。

苍茫大地，白雪皑皑。

爷爷是生产队里的放羊人。他蹒跚没膝的积雪走到羊圈的时候，脚已经麻木，手也冻僵了，失去了知觉。他用僵硬的双手，打开羊圈的门。饥饿中的羊们，争先恐后地跑出来。领头的依然是那只高大的公羊。羊群中，几只不安分的公羊，举起前蹄，扑向母羊。母羊也骚，两条后腿屈下去，屁股翘起来，极力迎合。

那时候，生产队里的饲草并不多，即使是大雪纷飞，也得把羊赶到羊圈，让羊们啃一些不被雪覆盖的枯草。羊吃贱草，它们喜欢边走边吃，在走走停停中吃饱肚子。

羊疯了一样在雪地里，低着头，四处散去，爷爷不时地招呼它们，用鞭子抽打它们。它们似乎和爷爷作对，走的东张西歪，走的四分五裂。在雪地里，爷爷有些跟跟跑跑。凛冽的风，把爷爷的蓑衣吹起来，似乎要吹到天上去。大地一片苍茫，爷爷赶着羊，在洁白之上，像在白云上。

傍晚的时候，爷爷回来了，他花白的胡须和眉毛上沾着一些零星的冰霜。

这时，奶奶把熬好的南瓜黏粥盛进碗里，把切好咸菜瓜子和馏热了的干粮端到桌子上。爷爷顾不上吃饭，侧身拿过方桌上的酒，倒上半茶碗，一仰脖，灌进肚子里，抿一下嘴，万分惬意。然后，他坐下来，抓起干粮，大口的咀嚼起来，接着，喝一口黏粥，发出“吱吱”的声响。奶奶在一边轻轻地说，慢慢吃、慢慢吃。爷爷一定是饿极了。

文情楼

暖，在当今社会，其实是稀缺的东西，物以稀为贵，所以我常常对周围身边的温暖，铭记于心，收藏于魂，我把它们当成生命的馈赠。

重阳节开车回老家，由于事情比较多，走得有点晚，到老家时，暮霭四合，炊烟袅袅了。

车将到村口，看见一熟悉身影，佝偻着身子，拄着拐杖，远远地伫望，我知道那是母亲。看见我们的车，母亲很高兴，我们也下了车。我心疼老娘，就埋怨她说：“我们又不是孩子，你这么大岁数了，就不用望盼了。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回来了吗？黑灯瞎火的，万一一摔倒了怎么办？”

母亲听我说落完，才说：“村里修路，在前面挖了个沟，看不仔细，不小心很容易伤人毁车，这两天出了不少事。”母亲缓缓地说。

我的心一热，眼一湿，一种久违了的温暖涌上心头。

忆往昔

刚从济南出差回到家，还没顾的上休息，便接到初中同学打来的电话，约好晚上去东镇啤酒屋喝啤酒，可能是这几天在济南被那火炉的天气熏烤得没了力气，听到去马路边喝散啤精神立马抖擞起来，胡乱地洗把脸就下楼了。

当我打出租车到了台东五路的啤酒屋时，同学们已经喝起来了，寒暄了几句便享受起这夏天神韵般的液体，几杯下肚后，我便走出小屋，站在台东五路的路牙上向四边望去，周围全被一些水泥盒子般的居民楼包围着，以前通长的道路现在也被当代商城拦腰截断，所谓现代化的都市繁荣的背后失去了一份民俗的韵味，那古朴的街道也没有了当年色彩，市民的居住条件改变了许多，人均面积也增加了不少，可总感觉少了许多原汁原味的神韵。

我回过头来凝视着周围的建筑，仔细回想着原先此地应该是哪？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从台东四路到六路一带我儿时的记忆很深，周围的那几栋小洋房还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真的很安静，静到无声无息地。

像这种夏天的日子，太阳烤得马路上柏油都化了，穿拖鞋在路上走，经常鞋子就粘在路上了，一条条小街几乎没有树荫，唯一在台东六路小学内几株大树上的蝉还在枯燥地叫着，令人昏昏欲睡。
对于那时的我而言，这安静就是百无聊赖。真

冷在三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户户不富裕，爷爷家里更穷。据父亲说，小的时候，无论冬夏，一家人都是在用苇篾编成的席上睡觉，夏天自然无所谓，冬天就不一样了，凉得很。但不睡席子睡什么呢，下面就是土炕，总不能睡在土炕上吧。很多的时候，躺在炕上许久，身子暖和不过来。再说，一床被子盖好几十年，都板结了，不暖和也不暖和了。

父亲也不怕冷。他说，闲冷、闲冷，闲着就冷。父亲闲不住。冬季里，大雪封门，父亲在家里干些木工活，做些马扎子、小凳子什么的，拿到集市上卖，换些零钱补贴家用。做马扎子、小凳子什么的，需要把大木料解成小木料。解木料是力气活，一锯一锯地锯下去，不一会儿工夫周身就冒了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家养着一匹枣红马。过冬时，没有了鲜草，要喂它谷秸草，也就是谷子的秸秆。铡谷秸草也是力气活。周末，我不去学校教书，主要的营生就是铡谷秸草。往往是，父亲铡草，我按铡刀，轻轻地提起来，用力按下去，整整一个上午，不喝水，就不会停歇下来。而且，吃了午饭，还要继续。一天下来，我总是汗流浹背，腿酸腰疼。

传说，前些年，在农村相女婿时，看看女婿体力如何，就让他铡谷秸草。过了这一关，说明小伙子有力气。有力气，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就能混碗饭吃，把家庭重担扛起来。

身上无衣怨天寒。那时候，穿的棉衣里不是当年碾出的棉花襖子，而是多年的压板了的套子，不

你的馈赠，点燃了我

“怕电话里说不明白，就出来迎着你们了。”母亲絮絮地说。

我赶紧搀着母亲，上了车。

每次回老家，母亲总会给我捎一些新鲜蔬菜，萝卜、白菜、菠菜之类，自己家磨的面粉，加工的面条。上次回家，母亲又给我加工了两床棉被，我心疼母亲花钱，但心里——暖。

在所有的爱中，母爱是最无私和不计回报的，是贴心贴骨的，也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字“暖”。

和老婆吵架，大多因为喝酒，知道是关心我的身体，但总认为身不由己。认为喝酒伤身，啰嗦絮聒伤心。总希望喝酒之后能有一杯醒酒汤，床头放点水果之类。有一次，酒醒之后，床头竟然有了这些东西，暖。

痛下决心要戒酒，今后滴酒不沾。老婆很高兴，说：“很好！咱身体好了，看着孩子长大，以后咱

台东拾遗

的是“等待着放学，等待着长大”，等待离开这了无生趣的生活圈，因为这里的安静与我无关，可那过去影像我还是不曾忘记。

在老台东的棋盘街里，大部分民居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几栋鹤立鸡群的二层小楼已是佼佼者了，这些小楼都是民国时期建造的，好多还是抗战时期日本人建造的，解放后有些被政府办事机构作为办公场所了，像威海路办事处、威海路派出所、台东法院、台东检察院等，都是把这些过去遗留下的老建筑作为政府的驻地了。

唯一值得称赞的是坐落于台东四路到五路，在大成路区域内的一栋二层洋房，还带有一个好大的院子，里面栽种了几株梧桐树，每到春天都会绽放出一串串紫色的花蕾，夏天，洋房的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爬墙虎，与树荫下的矮篱笆交汇在一起好看了，那时候我每次经过或者去那院子里玩，都会有一丝默默的羡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台东四路市场的名声越来越大，在青岛也是仅次于即墨路市场的一个室外小商品集聚地，它从贩卖由上海和广州打包来的境外旧服装的地摊慢慢发展成为了领导年轻人流行时尚的私人市场。

流行的款式最迟几个月之后就会从香港、上海乃至广州以一种仿造的形式出现在这里，就这样，

也可以好好帮帮她。”我的心头一热，暖。

在乡下，每逢大雪，邻居就会把胡同里的雪扫得干干净净，推门看到洁净的胡同和远处的白雪，暖。

回家，邻居也早到了单元门，看我大包小包拎着东西，于是久久等着我，帮我开门关门，暖。

家门锁上的钥匙没拔下来，车库门没关，邻居电话给我，我从班上回去，邻居正守在门前，暖。

感冒卧病在床，女儿过来摸摸我的额头，帮我量量体温，给我倒上热水，吃上药，暖。

听朋友抚琴，一曲《高山流水》，一曲《阳关三叠》，丝竹管弦之音，好似天籁，沁人心脾。蜗角虚名、名缰利锁之下，能听到如此佳音，怎一个暖字了得！

“你那一刻的随意馈赠，宛如秋夜的流星，在我的生命深处点燃了烈焰”。我收藏的这些馈赠，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我心田，像一把把火，点燃了我的半生……

◎鲁北

◎刘元朋

◎姜言正